

4月15日，西安银行发布公告称，近期收到股东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安信托)通知，长安信托于2020年6月30日开始质押的7673万股西安银行股份已解除质押。如果按照去年中西安银行6元左右的股价计算，长安信托为缓解流动性问题，一次性质押了西安银行接近4.6亿元的股权价值。

据悉，这笔西安银行7673万股的股权质押曾在2020年6月22日刚刚解质，8天后长安信托就再一次将其质押。面对外界种种猜疑，长安信托解释其两次质押西安银行股份均只是“与信保基金申请流动性借款的正常流程”而已。但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就已经踩雷多次的长安信托，去年又不幸踩雷金凰珠宝骗贷案，超8亿元的信托项目出现违约。

种种巧合让人不禁联想到，这家位于西安的老牌信托公司多番操作质押股权或许不仅仅是为了走一个“正常的借款流程”这么简单。

8亿踩雷金凰珠宝，信托违约可能只是开始

作为国内首家进军纳斯达克的黄金企业，武汉金凰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最早从2013年起便尝试以1000公斤的黄金做质押从信托公司贷出2亿融资款用于旗下房地产项目“武汉珠宝园”的开发，年利率13.5%。

而这家与之开展合作的信托公司正是长安信托，主导这笔信托合作的人则分别是金凰珠宝实控人贾志宏以及时任长安信托武汉区域总经理的程万里。

2015年，长安信托的贷款到期，金凰珠宝也准时还本付息。随着首次信托合作的顺利开展，金凰珠宝正式开启与金融机构的“黄金质押+保单增信”信托合作项目。通过黄金做抵押，并在保险公司为黄金购买保险的“双保险”方式先后从东莞信托、民生信托、恒丰银行等数十家信托公司当中贷出融资款接近200亿元，其中也包括二次合作的长安信托。

长安信托官网的产品介绍栏显示，长安信托与金凰珠宝此后一共合作开展了三期黄金质押信托计划，前两期信托计划发行规模分别为2亿元和3亿元，官网显示已顺利完成兑付。而于2017年10月发行的融资规模高达到10亿元的“长安宁·金凰3号”，却在2019年10月到期后出现延期兑付情形。

在此期间，其他信托公司跟金凰珠宝开展的信托计划也相继出现逾期现象。2020年2月，东莞信托申请法院对金凰珠宝的抵押品展开清算，却意外发现后者质押的黄金根本不是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足金，而是金包铜的赝品。东莞信托随即报案。

。

5月，民生信托与金凰珠宝开展的一笔6亿元的信托计划同样到期，在百般阻扰前者意欲进行质押黄金第三方检测无果后，金凰珠宝创始人贾志宏留下短信“别了”二字从人间蒸发，几乎波及半个金融圈的金凰珠宝83吨假黄金骗贷案也随之被彻底撕开。

从金凰珠宝2019年第三季度财报可知，金凰珠宝账面贷款主要以长短期借款的形式在账面呈现。其中，民生信托贷款余额接近41亿，恒丰银行接近39亿，东莞信托近34亿，安信信托19亿……，在这一长串的踩雷机构中，长安信托也榜上有名，贷款余额显示8.2亿元。

据悉，在2020年中爆出假黄金案之际，长安信托依然选择了进行兑付，成为继民生信托、东莞信托之后，第三家选择兑付的信托公司。有关于兑付的具体情况，长安信托对外表示与金凰珠宝合作的信托项目计划全部投资者已顺利兑付。但官网产品一栏却显示，此前因兑付延期的“长安宁·金凰3号”仍处于运行状态。

与此同时，由于金凰珠宝实控人贾志宏早在案发前玩了把“金蝉脱壳”从人间消失，金凰珠宝无法清偿到期贷款，包括长安信托在内的一众金融机构纷纷扭头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诉求保险公司赔偿其损信托财产损失。不过，由于案件牵涉面甚广，案件实体部分的审理仍然停滞不前，并已超过常规审理期限。而长安信托与中国入保的诉讼官司，法院也只是驳回了中国人保的管辖权异议，并未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所以长安信托能否要回8.2亿的质押贷款，至今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这不是长安信托第一次“踩中大雷”。

除此次信托计划曝出风险外，长安信托此前发行的多只产品也曾面临过兑付危机。公开资料显示，除踩雷金凰珠宝外，截至目前为止，长安信托旗下还有其余4只信托违约，融资方分别为山西联盛、南京建工及其控股子公司和南京丰盛产业。

2012年，长安信托曾“跟风”介入煤改投融资大潮，裹挟过亿资金浩浩荡荡投向山西煤企——位于山西柳林县的联盛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联盛集团)。

长安信托旗下一款产品——“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就是这样一款涉矿信托。据悉，这款产品2012年末成立，实际募集2个亿，运作期截至2014年11月中旬。长安信托官网显示，这只产品总规模达12亿元，预期收益率11%。其中第一期成立于2012年11月16日，规模达20000万元；在2013年一季度，长安信托还为这个项目先后发行了第二期和第三期，其中第二期发行3.35亿元，第三期发行6.64亿元，合计融资规模达到12亿元。按照其契约，信托到期后由自然人郭启飞及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回购楼俊集团股权收益权。

然而，紧接着，2013年底，山西联盛集团被曝陷入一起高达300亿元总额的债务危机，引发全国轰动。之后联盛集团宣布进行资产及债务重组。

而为联盛集团提供融资服务的长安信托也不幸踩雷，多期信托计划面临兑付危机或到期偿付压力。

踩雷频发，暴露信托公司风控缺口

资本邦注意到，自去年以来，信托风险逐步暴露，兑付危机频频出现，信托行业不良率持续走高。多家信托公司乃至行业声誉严重受损，信托公司产品逾期现象也层出不穷。

据专业人士分析表示，这里面有外部环境的因素，也有信托公司自身内部的原因。

随着信托业监管趋严，信托公司在展业中合规问题日益凸显，体现为在快速发展中风控意识、信托资产管理能力、风险处置能力上存在不足，核心业务模式尚未形成。

以长安信托“踩雷”金凰珠宝为例。有报道指出，长安信托与金凰珠宝及其背后的整个金凰集团展开的合作，远不仅只有黄金质押信托计划这么简单，长安信托因金凰集团所产生的资产损失，也不仅只是8.2亿元。

据报道，包括长安信托武汉分公司总经理程万里，金凰珠宝的贾志宏等在内的多家公司的高管或实控人之间除私下存在朋友关系外，在工作领域内也存在交叉任职、共同投资等一致行动或关联关系。

2016年9月份，A股上市公司武昌鱼一则股东增持公告显示，长金投资(长安信托是长金投资的有限合伙人之一，程万里为长金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耗资2.85亿元增持了武昌鱼5%的股权。隔月，长金投资称与武汉联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五位自然人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累计对武昌鱼持股比例达19.98%，一度逼近控股股东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华普)的持股量。

随后，各方上演了一出“增资夺权武昌鱼”戏码，却最终遭到了武昌鱼实控人的全力狙击，最终这场闹剧以贾志宏和程万里为首的外来者不敌强劲对手黯然离场结束，并累计浮亏高达1.29亿元。

如今，武昌鱼因连年业绩惨淡而“带帽”，截至日前已连发三道退市风险提示性警告。长安信托出资的长金投资却依旧高居ST昌鱼第二大股东迟迟无法解套。

至此，武昌鱼一役彻底失利。

但即便如此，在程万里任职期间，长安信托也依旧没有停止过给予贾志宏资金支持。据悉，2018年11月26日，贾志宏身后的金凰集团就曾将持有的北京环渤海正奇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99.99%股权全部转让给了长安信托。除此以外，还曾有媒体报道，2017年在公司股权转让内部混乱之际，程万里还曾一次性批给武汉金凰珠宝30亿元贷款项目，不过所幸之后项目在2018年被叫停，并追加抵押物将贷款敞口缩小到8亿元。

2019年前后，程万里跟随旧主陈英，从长安信托远赴东莞信托工作。此后，东莞信托也开启了向金凰珠宝定向“输血”的操作，之后便出现了清算假黄金的一幕。如今，外界已经无从得知程万里任职期间，长安信托究竟批给贾志宏多少贷款，更无从得知在种种公司风控及合规管理失效情况下，有多少坏账因此而产生。

事实上，“踩雷”金凰珠宝一事，仅仅暴露出了长安信托在项目管理和风控漏洞中的冰山一角。

据其4月30日披露的年报显示，2020年长安信托存续的执行案件及诉讼案件共计14宗，标的金额合计为31.74亿元，均为信托业务项目执行或诉讼案件;年内新增执行案件1宗，诉讼案件2宗，标的金额合计约为10.01亿元。同样均发生在信托业务项下。

此外，频频“踩雷”的长安信托也曾引起过监管层的注意。据报道，在2019年监管层刚刚拉开针对信托业的第三次风险排查大幕之际，长安信托就被陕西银保监局处以了20万元罚款，理由是“瞒报案件信息”。业内曾表示鲜有信托公司为此缘由而受到处罚，联系到长安信托多年累计的踩雷事故和不断高企的资产减值损失，“瞒报”二字也格外凸显出长安信托内部的风控漏洞和合规管理能力的不足。

多个项目面临兑付危机、频繁踩雷，无疑对长安信托的声誉和业绩产生了较大影响。

截至2020年底，长安信托新增预计负债3.5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9倍，而这一数据在2018年还是零。此外，截至期末，长安信托计提坏账准备3.28亿元，较期初增长24.24%，而2019年期末计提的坏账准备更是较2018年上涨接近30倍。同时，资产减值损失方面，2020年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共发生9.32亿，虽然较2019年的12.47亿有所下降，但也依旧超过2018年6.79亿元的水平。

行业加速洗牌，长安信托能否顺利转型？

随着个别信托机构“洗牌”，信托行业整体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多数信托机构也开始积极探索“标品信托”的转型发展。长安信托也随之吹响了改革号角。

而在经历了长达2年的高管变动和空缺后，长安信托终于迎来了新的“掌舵人”。

据悉，2018年4月，长安信托宣布总裁崔进才因身体原因，正式辞职。随后，来自宝能的张金顺正式担任长安信托董事兼总裁。然而，上任仅半年后张金顺便宣布因个人原因请辞离开。此后，长安信托公司总裁一职便陷入了长达一年的空窗期。直到2020年6月3日，长安信托公告称，经陕西银保监局核准，刘斌将出任公司总裁及董事一职。

上任不久，刘斌便将公司的改革火力对准了公司的事业部改革。9月份召开事业部转型宣讲会，今年春节不久再次发声称其改革的核心是风险分级与业务分类，这场改革堪比“时速300换轮胎”，更可比作“战场之上换心脏。”

如今，辛丑之年已走过三分之一的路程，可长安信托的转型之路或许才刚刚开始。在外部监管日趋紧迫之时，这场自风控部门开启的改革究竟会以具体怎样的形式落地，究竟何时落地，外界还无从得知。但在面对长安信托报表上日渐高起的坏账和曾经频频踩雷的历史，这场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长安信托能否真正行使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职责和义务，仍然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本文源自资本邦